

经史子集

四庫全書精華

李益林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# 四库禁书精华

夏于全 齐豫生 主编

## 第九卷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读过中外古今书籍，而没有读四库中  
禁毁书者，实为人生憾事也！

——林语堂



1825/2

# 四库禁书精华

## 第九卷书目

- 初刻拍案惊奇 ..... (1)  
二刻拍案惊奇 ..... (319)

## 第九卷目录

### 初刻拍案惊奇

- 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卷之一  |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<br>波斯胡指破鼇龙壳 …… (3)  | 鬼对案杨化借尸 …… (99)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卷之二  | 姚滴珠避羞惹羞<br>郑月娥将错就错 …… (13)   | 卷十五 卫朝奉狠心盘贵产<br>陈秀才巧计赚原房 …… (105)  |
| 卷之三  |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<br>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…… (24) | 卷十六 张溜儿熟布迷魂局<br>陆蕙娘立决到头缘 …… (112)  |
| 卷之四  | 程元玉店肆代偿钱<br>十一娘云冈纵谭侠 …… (29) | 卷十七 西山观设策度亡魂<br>开封府备棺追活命 …… (118)  |
| 卷之五  | 感神媒张德容遇虎<br>湊吉日裴越客乘龙 …… (36) | 卷十八 丹客半黍九还<br>富翁千金一笑 …… (133)      |
| 卷之六  | 酒下酒赵尼媪迷花<br>机中机贾秀才报怨 …… (41) | 卷十九 李公佐巧解梦中言<br>谢小娥智擒船上盗 …… (141)  |
| 卷之七  | 唐明皇好道集奇人<br>武惠妃崇禅斗异法 …… (51) | 卷二十 李克让竟达空函<br>刘元普双生贵子 …… (149)    |
| 卷之八  | 乌将军一饭必酬<br>陈大郎三人重会 …… (58)   | 卷二十一 袁尚宝相术动名卿<br>郑舍人阴功叨世爵 …… (163) |
| 卷之九  | 宣徽院仕女秋千会<br>清安寺夫妇笑啼缘 …… (64) | 卷二十二 钱多处白丁横带<br>运退时刺史当稍 …… (168)   |
| 卷之十  | 韩秀才乘乱聘娇妻<br>吴太守怜才主姻簿 …… (70) |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<br>小姨病起续前缘 …… (175)   |
| 卷之十一 | 恶船家计赚假尸银<br>狠仆人误投真命状 …… (77) | 卷二十四 盐官邑老魔魅色<br>会骸山大士诛邪 …… (183)   |
| 卷之十二 | 陶家翁大雨留宾<br>蒋震卿片言得妇 …… (86)   | 卷二十五 赵司户千里遗音<br>苏小娟一诗正果 …… (191)   |
| 卷之十三 | 赵六老舐髅丧残生<br>张知县诛枭成铁案 …… (93) | 卷二十六 夺风情村妇捐躯<br>假天语幕僚断狱 …… (196)   |
| 卷之十四 | 酒谋财于郊肆恶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卷二十七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<br>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…… (205) |

- 卷二十八 金光洞主谈旧迹  
玉虚尊者悟前身…… (213)
- 卷二十九 通国闷坚心灯火  
闹闹圈捷报旗铃…… (219)
- 卷三十 王大使威行部下  
李参军冤报生前…… (230)
- 卷三十一 何道士因术成奸  
周经历因奸破贼…… (235)
- 卷三十二 乔兑换胡子宜淫  
显报施卧师入定…… (251)
- 卷三十三 张员外义抚螟蛉子  
包龙图智赚合同文…… (258)
- 卷三十四 闻人生野战翠浮庵  
静观尼昼锦黄沙弄…… (264)
- 卷三十五 诉穷汉暂掌别人钱  
看财奴刁买冤家主…… (276)
- 卷三十六 东廊僧息招魔  
黑衣盗奸生杀…… (284)
- 卷三十七 屈突仲任酷杀众生  
鄂州司马冥全内侄…… (291)
- 卷三十八 占家财狠媚妒侄  
延亲脉孝女藏儿…… (296)
- 卷三十九 乔势天师攘旱魃  
秉诚县令召甘霖…… (303)
- 卷四十 华阴道独逢异客  
江陵郡三拆仙书…… (309)

## 二刻拍案惊奇

- 卷之一 进香客莽看金刚经  
出狱僧巧完法会分…… (321)
- 卷之二 小道人一着饶天下  
女棋童两局注终身…… (329)
- 卷之三 权学士权认远乡姑  
白孺人白嫁亲生女…… (341)
- 卷之四 青楼市探人踪  
红花场假鬼闹…… (350)
- 卷之五 襄敏公元宵失子  
十三郎五岁朝天…… (363)
- 卷之六 李将军错任舅  
刘氏女诡从夫…… (372)
- 卷之七 吕使君情媾宦家妻  
吴太守义配儒门女…… (380)
- 卷之八 沈将仕三千买笑钱  
王朝议一夜迷魂阵…… (388)
- 卷之九 莽儿郎惊散新莺燕  
伯梅香认合玉蟾蜍…… (395)
- 卷之十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 
莫大郎立地散神奸…… (406)
- 卷十一 满少卿饥附饱随  
焦文姬生仇死报…… (414)
- 卷十二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 
甘受刑侠女著芳名…… (423)
- 卷十三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 
剡溪里旧鬼借新尸…… (429)
- 卷十四 赵县君乔送黄柑  
吴宣教干偿白镪…… (436)
- 卷十五 韩侍郎婢作夫人  
顾提控椽居郎署…… (446)
- 卷十六 迟取券毛烈赖原钱  
失还魂牙僧索剩命…… (456)
- 卷十七 同窗友认假作真  
女秀才移花接木…… (462)
- 卷十八 甄监生浪吞秘药  
春花婢误泄风情…… (476)

- 卷十九 田舍翁时时经理  
牧童儿夜夜尊荣…………… (484)
- 卷二十 贾廉访履行府牒  
商功父阴摄江巡…………… (491)
- 卷二十一 许察院感梦擒僧  
王氏子因风获盗…………… (497)
- 卷二十二 痴公子狠使噪脾钱  
贤丈人巧赚回头婿…………… (508)
- 卷二十三 大姊魂游完宿愿  
小姨病起续前缘…………… (518)
- 卷二十四 庵内看恶鬼善神  
井中谭前因后果…………… (525)
- 卷二十五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 
郑蕊珠鸣冤完旧案…………… (533)
- 卷二十六 槽教官爱女不受报  
穷庠生助师得令终…………… (540)
- 卷二十七 伪汉裔夺妾山中  
假将军还姝江上…………… (547)
- 卷二十八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 
王通判双雪不明冤…………… (553)
- 卷二十九 赠芝麻识破假形  
颞草药巧谐真偶…………… (560)
- 卷三十 瘞遗骸王玉英配夫  
偿聘金韩秀才贖子…………… (567)
- 卷三十一 行孝子到底不简尸  
殉节妇留待双出柩…………… (574)
- 卷三十二 张福娘一心贞守  
朱天锡万里符名…………… (580)
- 卷三十三 杨抽马甘请杖  
富家郎浪受惊…………… (586)
- 卷三十四 任君用恣乐深闺  
杨太尉戏官馆客…………… (593)
- 卷三十五 错调情贾母冒女  
误告状孙郎得妻…………… (603)
- 卷三十六 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 
白水僧盗物丧双生…………… (610)
- 卷三十七 叠居奇程客得助  
三救厄海神显灵…………… (619)
- 卷三十八 两错认莫大姐私奔  
再成交杨二郎正本…………… (626)
- 卷三十九 神偷寄兴一枝梅  
侠盗惯行三昧戏…………… (634)
- 卷四十 宋公明闹元宵杂剧…………… (646)

# 初刻拍案惊奇

明朝·凌蒙初 著





## 卷之一

###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鼉龙壳

词云：

日日深杯酒满，朝朝小圃花开。  
自歌自舞自开怀，且喜无拘无碍。  
青史几番春梦，红尘多少奇才。  
不须计较与安排，领取而今见在。

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，词寄《西江月》，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，总有天数，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。试看往古来今，一部十七史中，多少英雄豪杰，该富的不得富，该贵的不得贵。能文的倚马千言，用不着时几张纸盖不完酱瓶；能武的穿杨百步，用不着时几竿箭煮不熟饭锅。极至那痴呆懵懂、生来有福分的，随他文学低浅，也会发科发甲；随他武艺庸常，也会大请大受。真所谓时也，运也，命也！俗语有两句道得好：“命若穷，掘着黄金化做铜；命若富，拾着白纸变成布。”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。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：“造化小儿无定据，翻来覆去，倒横直竖，眼见都如许！”僧晦庵亦有词云：“谁不愿黄金屋？谁不愿千钟粟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。枉使心机闲计较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”苏东坡亦有词云：“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着甚干忙？事皆前定，谁弱又谁强？”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，都是一个意思，总不如古语云：“万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。”

说话的，依你说来，不须能文善武，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，不须经商立业，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，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？看官有所不知，假如人家出

了懒惰的人，也就是命中该贱；出了败坏的人，也就是命中该穷，此是常理。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，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！

且听说一人，乃是宋朝汴京人氏，姓金，双名维厚，乃是经纪行中人。少不得朝晨起早，晚夕眠迟。睡醒来，千思想，万算计，拣有便宜的才做。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，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：手头用去用的，只是那散碎银子；若是上两块头好银，便存着不动。约得百两，便熔成一大锭。把一综红线结成一绺，系在锭腰，放在枕边。夜来摩弄一番，方才睡下。积了一生，整整熔成八锭，以后也就随来随去，再积不成百两，他也罢了。

金老生有四子。一日，是他七十寿旦，四子置酒上寿。金老见了四子踉踉跄跄，心中喜欢，便对四子说道：“我靠皇天覆庇，虽则劳碌一生，家事尽可度日。况我平日留心，有熔成八大锭银子永不动用的，在我枕边，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。今将拣个好日子分与尔等，每人一对，做个镇家之宝。”四子喜谢，尽欢而散。

是夜，金老带些酒意，点灯上床。醉眼模糊，望去八个大锭白晃晃排在枕边。摸了几摸，哈哈地笑了一声，睡下去了。睡未安稳，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，心疑有贼；又细听看，恰像欲前不前相让一般。床前灯火微明，揭帐一看，只见八个大汉，身穿白衣，腰系红带，曲躬而前曰：“某等兄弟，天数派定，宜在君家听令。今蒙我翁过爱，抬举成人，不烦役使，珍重多年。冥数将满，待翁归天后，再觅去向。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。我等与郎君辈原无前缘，故此先来告别，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。后缘未尽，还可一

面。”语毕，回身便走。金老不知何事，吃了一惊。翻身下床，不及穿鞋，赤脚赶去。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。金老赶得性急，绊了房槛，扑的跌倒。飒然惊醒，乃是南柯一梦。急起挑灯明亮，点照枕边，已不见了八个大锭。细思梦中所言，句句是实。叹了一口气，哽咽了一会道：“不信我苦积一世，却没分与儿子每受用，到是别人家的。明明说有地方、姓名，且慢慢寻下落则个。”一夜不睡。

次早起来与儿子每说知。儿子中也有惊骇的，也有疑惑的。惊骇的道：“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，眼见得作怪。”疑惑的道：“老人家欢喜中说话，失许了我们。回想转来，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，造此鬼话，也不见得。”

金老见儿子们疑信不等，急急要验个实话——遂访至某县某村，果有王姓某者。叩门进去，只见堂前灯烛荧煌，三牲福物，正在那里献神。金老便开口问道：“宅上有什么事如此？”家人报知，请主人出来。主人王老见金老，揖坐了，问其来因。金老道：“老汉有一疑事，特造上宅来问消息。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，必有所谓，敢乞明示。”王老道：“老拙偶因寒荆小恙买卜，先生道：‘移床即好。’昨寒荆病中，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，腰系红束，对寒荆道：‘我等本在金家，今在彼缘尽，来投身宅上。’言毕，俱钻入床下。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身体爽快了。及至移床，灰尘中得银八大锭，多用红绒系腰，不知是那里来的。此皆神天福祐，故此买福物酬谢。今我丈来问，莫非晓得些来历么？”金老跌跌脚道：“此老汉一生所积，因前日也做了一梦，就不见了。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、居址的确，故得访寻到此。可见天数已定，老汉也无怨

处。但只求取出一看，也完了老汉心事。”王老道：“容易。”笑嘻嘻地走进去，叫安童四人托出四个盘来。每盘两锭，多是红绒系束，正是金家之物。金老看了，眼睁睁无计所奈，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。抚摩一番道：“老汉直如此命薄，消受不得！”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，心里见金老如此，老大不忍。另取三两零银封了，送与金老作别。金老道：“自家的东西尚无福，何须尊惠！”再三谦让，必不肯受。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。金老欲待摸出还了，一时摸个不着，面儿通红。又被王老央不过，只得作揖别了。

直至家中，对儿子们一把前事说了，大家叹息了一回。因言王老好外，临行送银三两。满袖摸遍，并不见有，只说路中掉了。却元来金老推逊时，王老往袖里乱塞，落在外面一层袖中。袖有断线处，在王老家摸时，已自在脱线处落出在门槛边了。客去扫门，仍旧是王老拾得。可见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不该是他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也得不去。该是他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也推不出。原有的到无了，原无的到有了，并不由人计较。

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，步步不着，极贫极苦的，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，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，变成巨富。从来希有，亘古新闻。有诗为证，诗曰：

分内功名匣里财，不关聪慧不关呆。

果然命是财官格，海外犹能送宝来。

话说国朝成化年间，苏州府长洲县圃门外有一人，姓文，名实，字若虚。生来心思慧巧，做着便能，学着便会。琴棋书画，吹弹歌舞，件件粗通。幼年间，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。他亦自恃才能，不十

分去营求生产，坐吃山空，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，看看消下来。以后晓得家业有限，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，时常获利几倍，便也思量做些生意，却又百做百不着。

一日，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，他便合了一个伙计置办扇子起来。上等金面精巧的，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，免不得是沈石田、文衡山、祝枝山搨了几笔，便值上两数银子。中等的，自有一样乔人，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，也就哄得人过，将假当真的买了，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。下等的，无金无字画，将就卖几十钱，也有对合利钱，是看得见的。拣个日子装了箱儿，到了北京。

岂知北京那年，自交夏来，日日淋雨不晴，并无一毫暑气，发市甚迟。交秋早凉，虽不见及时，幸喜天色却晴。有妆冕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，袖中笼着摇摆。来买时，开箱一看，只叫得苦。元来北京历诊却在七八月，更加日前雨湿之气，斗着扇上胶墨之性，弄做了个“合而言之”，揭不开了。用力揭开，东粘一层，西缺一块，但是有字有画值钱者，一毫无用。只剩下等没字白扇，是不坏的，能值几何？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。本钱一空。频年做事，大概如此。不但自己折本，但是搭他做伴，连伙计也弄坏了。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，叫做“倒运汉”。

不数年，把个家事干圆洁净了，连妻子也不曾娶得。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，东挨西撞，也济不得甚事。但只是嘴头子诨得来，会说会笑，朋友家喜欢他有趣，游耍去处少他不得；也只好趁口，不是做家的。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，帮闲行里，又不十分入得队。有怜他的，要荐他坐馆教学；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。高

不凑，低不就。打从帮闲的、处馆的两项人见了，也就做鬼脸，把“倒运”两字笑他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，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，做头的无非是张大、李二、赵甲、钱乙一班人，共四十余人，合了伙将行。他晓得了，自家思忖道：“一身落魄，生计皆无，便附了他们航海，看看海外风光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，省得在家忧柴忧米，也是快活。”正计较间，恰好张大踱将来。元来，这个张大名唤张乘运，专一做海外生意，眼里认得奇珍异宝，又且秉性爽慨，肯扶持好人，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，叫“张识货”。文若虚见了，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了。张大道：“好，好。我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，若得兄去，在船中说说笑笑，有甚难过的日子？我们众兄弟，料想多是喜欢的。只是一件，我们多有货物将去，兄并无所有，觉得空了一番往返，也可惜了。待我们大家计较，多少凑些出来助你，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。”文若虚便道：“多谢厚情，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。”张大道：“且说说看。”一竟自去了。

恰遇一个瞥目先生，敲着报君知走来。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个钱，扯他一卦问问财气看。先生道：“此卦非凡，有百十分财气，不是小可。”文若虚自想道：“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，混过日子罢了，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？要甚么资助？就资助得来，能有多少？便直恁地财爻动？这先生也是混帐。”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，说道：“说着钱，便无缘。这些人好笑，说道你去，无不欢喜；说到助银，没一个则声。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，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，也办不成甚货，凭你买些果子，船里

吃罢。口食之类，是在我们身上。”若虚称谢不尽，接了银子。张大先行，道：“快些收拾，就要开船了。”若虚道：“我没甚收拾，随后就来。”手中拿了银子，看了又笑，笑了又看，道：“置得甚货么？”

信步走去，只见满街上筐篮内盛着卖的：

红如喷火，巨若悬星。皮未鞣，尚有馀酸；霜未降，不可多得。无殊苏井诸家树，亦非李氏千头奴。较广似曰难兄，比福亦云具体。

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，地暖土肥，与闽广无异。所以广橘、福橘，播名天下。洞庭有一样橘树绝与他相似，颜色正同，香气亦同。止是初出时味略少酸；后来熟了，却也甜美，比福橘之价十分之一，名曰“洞庭红”。若虚看见了，便思想道：“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，在船可以解渴，又可分送一二，答众人助我之意。”买成，装上竹篓，雇一闲的，并行李挑了下船。众人都拍手笑道：“文先生宝货来也！”文若虚羞惭无地，只得吞声上船，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。

开得船来，渐渐出了海口，只见：银涛卷雪，雪浪翻银。湍转则日月似惊，浪动则星河如覆。三五日间，随风漂去，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。

忽至一个地方，舟中望去，人烟凑聚，城郭巍峨，晓得是到了甚么国都了。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，钉了桩橛，下了铁锚，缆好了。船中人多上岸，打一看，元来是来过的所在，名曰吉零国。元来，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，一倍就有三倍价。换了那边货物，带到中国也是如此。一往一回，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？所以人都拚死走这条路。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，各有熟

识经纪、歇家、通事人等，各自上岸找寻、发货去了，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，路径不熟，也无走处。

正闷坐间，猛可想起道：“我那一篓红橘，自从到船中，不曾开看，莫不人气蒸烂了！趁着众人不在，看看则个。”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。打开了篓看时，面上多是好好的。放心不下，索性搬将出来，都摆在舱板上。也是合该发迹，时来福凑。摆得满船红焰焰的，远远望来，就是万点火光，一天星斗。岸上走的人，都拢将来问道：“是甚么好东西呀？”文若虚只不答应，看见中间有个把一点头的，拣了出来，拍破就吃。岸上看的一发多了，惊笑道：“元来是吃得的！”就中有个好事的便来问价：“多少一个？”文若虚不省得他们说话。船上人却晓得，就扯个谎哄他，竖起一个指头，说：“要一钱一颗。”那问的人揭开长衣，露出那兜罗绵红裹肚来，一手摸出银钱一个来道：“买一个尝尝。”文若虚接了银钱，手中等等看，约有两把重，心下想道：“不知这些银子要买多少？也不见秤秤，且先把一个与他看样。”拣个大些的、红得可爱的，递一个上去。只见那个人接上手，攘了一攘道：“好东西呀！”扑地就劈开来，香气扑鼻。连旁边闻着的许多人，大家喝一声采。那买的不知好歹，看见船上吃法，也学他去了皮，却不分囊，一块塞在口里，甘水满咽喉，连核都不吐，吞下去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”又伸手到裹肚里摸出十个银钱来，说：“我要买十个进奉去。”文若虚喜出望外，拣十个与他去了。那看的人见那人如此买去了，也有买一个的，也有买两个、三个的，都是一般银钱；买了的，都千欢万喜去了。

元来彼国以银为钱，上有文采。有等

龙凤文的最贵重，其次人物，又次禽兽，又次树木，最下通用的是水草。却都是银铸的，分两不异。适才买橘的，都是一样水草纹的，他道是把下等钱买了好东西去了，所以欢喜，也只是要小便宜心肠，与中国入一样。

须臾之间，三停里卖了二停。有的不带钱在身边的，老大懊悔，急忙取了钱转来。文若虚已此剩不多了，拿一个班道：“而今要留着自家用，不卖了。”其人情愿再增一个钱，四个钱买了二颗。口中哓哓说：“晦气！来得迟了。”旁边人见他增了价，就埋怨道：“我每还要买个，如何把价钱增长了他的？”买的人道：“你不听他方才说，兀自不卖了？”

正在议论间，只见首先买十颗的那一个人，骑了一匹青骢马，飞也似奔到船边，下了马，分开人丛，对船上大喝道：“不要零卖！不要零卖！是有的俺多要买。俺家头目要买去进克汗哩！”看的人听见这话，便远远走开，站住了看。文若虚是个伶俐的人，看见来势，已此瞧科在眼里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。连忙把篓里尽数倾出来，止剩五十余颗。数了一数，又拿起班来说道：“适间讲过要留着自用，不得卖了。今肯加些价钱，再让几颗去罢。适间已卖出两个钱一颗了。”其人在马背上拖下一大囊，摸出钱来，另是一样树木纹的，说道：“如此钱一个罢了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情愿。只照前样罢了。”那人笑了一笑，又把手去摸出一个龙凤纹的来道：“这样的一个如何？”文若虚又道：“不情愿。只要前样的。”那人又笑道：“此钱一个抵百个，料也没得与你，只是与你耍。你不要俺这一个，却要那等的，是个傻子！你那东西，肯都与俺了，俺再加你一个那等的，也不打紧。”文若虚数

了一数，有五十二颗，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。那人连竹篓都要了，又丢了一个钱，把篓拴在马上，笑吟吟地一鞭去了。看的人见没得卖了，一哄而散。

文若虚见人散了，到舱里把一个钱秤一秤，有八钱七分多重。秤过数个，都是一般。总数一数，共有一千个差不多。把两个赏了船家，其余收拾在包里了。笑一声道：“那盲子好灵卦也！”欢喜不尽，只等同船人来对他说话则个。

说话的，你说错了。那国里银子这样不值钱，如此做买卖，那久惯漂洋的带去多是绫罗缎匹，何不多卖了些银钱回来，一发百倍了？看官有所不知。那国里见了绫罗等物，都是以货交兑。我这里人也只是要他货物，才有利钱。若是卖他银钱时，他都把龙凤、人物的来交易，作了好价钱，分两也只得如此，反不便宜。如今是买吃口东西，他只认做把低钱交易，我却只管分两，所以得利了。

说话的，你又说错了。依你说来，那航海的何不只买吃口东西，只换他低钱，岂不利？用着重本钱置他货物怎地？看官，又不是这话。也是此人偶然有此横财，带去着了手。若是有心第二遭再带去，三五日不遇巧，等得希烂。那文若虚运未通时卖扇子就是榜样。扇子还是放得起的，尚且如此，何况果品？是这样执一论不得的。

闲话休题。且说众人领了经纪主人到船发货，文若虚把上头事说了一遍。众人都惊喜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我们同来，到是你没本钱的先得了手也！”张大便拍手道：“人都道他倒运，而今想是运转了！”便对文若虚道：“你这些银钱此间置货，作价不多，除是转发在伙伴中，回他几百两中国货物，上去打换些土产珍奇，带转去，有

大利钱，也强如虚藏此银钱在身边，无个用处。”文若虚道：“我是倒运的，将本求财，从无一遭不连本送的。今承诸公挈带，做此无本钱生意，偶然侥幸一番，真是天大造化了，如何还要生利钱，妄想甚么？万一如前再做折了，难道再有洞庭红这样好卖不成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用得着的是银子，有的是货物。彼此通融，大家有利，有何不可？”文若虚道：“一年吃蛇咬，三年怕草索。说着货物，我就没胆气了。只是守了这些银钱回去罢。”众人齐拍手道：“放着几倍利钱不取，可惜！可惜！”

随同众人一齐上去，到了店家，交货明白，彼此兑换。约有半月光景，文若虚眼中看过了若干好东好西，他已自志得意满，不放在心上。

众人事体完了，一齐上船，烧了神福，吃了酒，开洋。行了数日，忽然间天变起来。但见：

乌云蔽日，黑浪掀天。蛇龙戏舞起长空，鱼鳖惊惶潜水底。滕艘泛泛，只如栖不定的数点寒鸦；岛屿浮浮，便似没不熟的几双水鹁。舟中是方扬的米簸，舷外是正熟的饭锅。总因风伯太无情，以致篙师多失色。

那船上人见风起了，扯起半帆，不问东西南北，随风势漂去。隐隐望见一岛，便带住篷脚，只看着岛边使来。看看渐近，恰是一个无人的空岛。但见：

树木参天，草莱遍地。荒凉径界，无非些兔迹狐踪；坦途土壤，料不是龙潭虎窟。迷茫内，未识应归何国辖；开辟来，不知曾否有人登。

船上人把船后抛了铁锚，将桩橛泥犁上岸去钉停当了，对舱里道：“且安心坐一坐，候风势则个。”

那文若虚身边有了银子，恨不得插翅飞到家里，巴不得行路，却如此守风呆坐，心里焦燥。对众人道：“我且上岸去岛上望望则个。”众人道：“一个荒岛，有何好看？”文若虚道：“总是闲着，何碍？”众人都被风颠得头晕，个个是呵欠连天的，不肯同去。文若虚便自一个抖擞精神，跳上岸来。只因此一去，有分交：千年败壳精灵显，一介穷神富贵来。若是说话的同年生，并时长，有个未卜先知的法儿，便双脚走不动，也拄个拐儿随他同去一番，也不枉的。

却说文若虚见众人不去，偏要发个狠，扳藤附葛，直走到岛上绝顶。那岛也苦不甚高，不费甚大力。只是荒草蔓延，无好路径。到得上边打一看时，四望漫漫，身如一片，不觉凄然吊下泪来，心里道：“想我如此聪明，一生命蹇，家业消亡，剩得只身，直到海外，虽然侥幸有得千来个银钱在囊中，知他命里是我的不是我的？今在绝岛中间，未到实地，性命也还是与海龙王合着的哩！”

正在感怆，只见望去远远草丛中一物突高。移步往前一看，却是床大一个败龟壳。大惊道：“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龟！世上人哪里曾看见？说也不信的。我自到海外一番，不曾置得一件海外物事。今我带了此物去，也是一件希罕的东西，与人看看，省得空口说着，道是苏州人会调谎。又且一件：锯将开来，一盖一板，各置四足，便是两张床，却不奇怪！”遂脱下两只裹脚接了，穿在龟壳中间，打个扣儿，拖了便走。

走至船边，船里人见他这等模样，都笑道：“文先生那里又跔了纤来？”文若虚道：“好教列位得知，这就是我海外的货了。”众人抬头一看，却便似一张无柱有底的硬脚床。吃惊道：“好大龟壳！你拖来何

干？”文若虚道：“也是罕见的，带了他去。”众人笑道：“好货不置一件，要此何用？”有的道：“也有用处，有甚么天大的疑心事，灼他八卦，只没有这样大龟药。”又有的道是：“医家要煎龟膏，拿去打碎了煎起来，也当得几百个小龟壳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要管有用没有，只是希罕，又不费本钱便带了回去。”当时叫个船上水手，一抬抬下舱来。

初时山下空阔，还只如此；舱中看来，一发大了。若不是海船，也着不得这样狼狽东西。众人大家笑了一回，说道：“到家时有人问，只说文先生做了偌大的乌龟买卖来了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要笑我，好歹有一个用处，决不是弃物。”随他众人取笑，文若虚只是得意。取些水来内外洗一洗净，抹干了，却把自己钱包、行李都塞在龟壳里面，两头把绳一绊，却当了一个大皮箱子。自笑道：“兀的不眼前就有用起了？”众人都笑将起来，道：“好算计！好算计！文先生到底是个聪明人。”当夜无词。

次日，风息了，开船一走。不数日，又到了一个去处，却是福建地方了。才住定了船，就有一伙惯伺候接海客的小经纪牙人，攢将拢来，你说张家好，我说李家好，拉的拉，扯的扯，嚷个不住。海船上众人拣一个一向熟识的跟了去，其余的也就住了。

众人到了一个波期胡大店中坐定。里面主人见说海客到了，连忙先发银子，唤厨户包办酒席几十桌。分付停当，然后踱将出来。这主人是个波斯国里人，姓个古怪姓，是玛瑙的“玛”字，叫名玛宝哈，专一与海客兑换珍宝货物，不知有多少万数本钱。众人走海过的，都是熟主熟客，只有文若虚不曾认得。抬眼看时，元来波斯

胡住得在中华久了，衣帽言动都与中华不大分别，只是剃眉剪须，深目高鼻，有些古怪。出来见了众人，行宾主礼，坐定了。两杯茶罢，站起身来，请到一个大厅上。只见酒筵多完备了，且是摆得济楚。元来旧规海船一到，主人家先折过这一番款待，然后发货讲价的。主人家手执着一付法浪菊花盘盏，拱一拱手道：“请列位货单一看，好定坐席。”

看官，你道这是何意？元来波斯胡以利为重，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，就送在先席；余者看货轻重，挨次坐去。不认年纪，不论尊卑，一向做下的规矩。船上众人，货物贵的贱的、多的少的，你知我知，各自心照，差不多领了酒杯，各自坐了。单单剩得文若虚一个，呆呆站在那里。主人道：“这位老客长不曾会面，想是新出海外的。置货不多了。”众人大家说道：“这是我们好朋友，到海外耍去的。身边有银子，却不曾肯置货。今日没奈何，只得屈他在末席坐了。”文若虚满面羞惭，坐了末位。主人坐在横头。

饮酒中间，这一个说道，我有猫儿眼多少；那一个说道，我有祖母绿多少；你夸我逞。文若虚一发嘿嘿无言，自心里也微微有些懊悔，道：“我前日该听他们劝，置些货来的是。今枉有几百银子在囊中，说不得一句说话。”又自叹了口气道：“我原是一些本钱没有的，今已大幸，不可不知足。”自思自忖，无心发兴吃酒。众人却猜拳行令，吃得狼藉。主人是个积年，看出文若虚不快活的意思来，不好说破，虚劝了他几杯酒。众人都起身道：“酒勾了。天晚了，趁早上船去，明日发货罢。”别了主人去了。

主人撤了酒席，收拾睡了。明日起个



清早，先走到海岸船边来拜这伙客人。主人登舟，一眼瞅去，那舱里狼狼狺狺这件东西，早先看见了，吃了一惊道：“这是那一位客人的宝货？昨日席上并不曾见说起，莫不是不要卖的？”众人都笑指道：“此敝友文兄的宝货。”中有一人衬道：“又是滞货。”主人看了文若虚一看，满目挣得通红，带了怒色埋怨众人道：“我与诸公相处多年，如何恁地作弄我？教我得罪于新客，把一个未坐屈了他，是何道理！”一把扯住文若虚，对众客道：“且慢发货，容我上岸谢过罪着。”

众人不知其故，有几个与文若虚相知些的，又有几个喜事的，觉得有些古怪，共十余人，赶了上来，重到店中，看是如何。只见主人拉了文若虚，把交椅整一整，不管众人好歹，纳他头一位坐下了，道：“适间得罪，得罪！且请坐一坐。”文若虚也心中镗铙，衬道：“不信此物是宝贝，这等造化不成？”主人走了进去，须臾出来，又拱众人到先前吃酒去处。又早摆下几桌酒，为首一桌，比先更齐整。把盏向文若虚一揖，就对众人道：“此公正该坐头一席。你每枉自一船的货，也还赶他不来。先前失敬，失敬！”众人看见，又好笑，又好怪，半信不信的，一带儿坐了。

酒过三杯，主人就开口道：“敢问客长，适间此宝可肯卖否？”文若虚是个乖人，趁口答应道：“只要有好价钱，为甚不卖？”那主人听得肯卖，不觉喜从天降，笑逐颜开，起身道：“果然肯卖，但凭分付价钱，不敢吝惜。”文若虚其实不知值多少。讨少了，怕不在行；讨多了，怕吃笑。忖了一寸，面红耳热，颠倒讨不出价钱来。张大便与文若虚丢个眼色，将手放在椅子背后，竖着三个指头；再把第二个指空中一撇，道：

“索性讨他这些。”文若虚摇头，竖一指道：“这些我还讨不出口在这里。”却被主人看见道：“果是多少价钱？”张大捣一个鬼道：“依文先生手势，敢像要一万哩！”主人呵呵大笑道：“这是不要卖，哄我而已。此等宝物，岂止此价钱！”众人见说，大家目瞪口呆，都立起了身来，扯文若虚去商议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想是值得多哩。我们实实不知如何定价。文先生不如开个大口，凭他还罢。”文若虚终是碍口识羞，待说又止。众人道：“不要不老气！”主人又催道：“实说说何妨？”文若虚只得讨了五万两。主人还摇头道：“罪过！罪过！没有此话。”扯着张大私问他道：“老客长们海外往来，不是一番了。人都叫你是张识货，岂有不知此物就里的？必是无心卖他，奚落小肆罢了。”张大道：“实不瞒你说，这个是我的好朋友，同了海外玩耍的，故此不曾置货。适间此物，乃是避风海岛，偶然得来，不是出价置办的，故此不识得价钱。若果有这五万与他，勾他富贵一生，他也心满意足了。”主人道：“如此说，要你做个大大保人，当有重谢，万万不可翻悔！”遂叫店小二拿出文房四宝来。

主人家将一张供单绵料纸折了一折，拿笔递与张大道：“有烦老客长做主，写个合同文书，好成交易。”张大指着同来一人道：“此位客人褚中颖，写得好。”把纸笔让与他。褚客磨得墨浓，展好纸，提起笔来写道：

立合同议单张乘运等。今有苏州客人文实，海外带来大龟壳一个，投至波斯玛宝哈店。愿出银五万两买成。议定立契之后，一家交货，一家交银，各无翻悔。有翻悔者，罚契上加一。合同为照。

一样两纸。后边写了年月日，下写张